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五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藴　袁充　王劭　李雄　趙煚　趙

芬　王韶　元巖　宇文㢸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弟哲　楊尚希　張煚父羨　蘇孝

慈兄子沙羅　元壽　韋世康兄洸藝　洸弟藝弟沖　韋師　柳機

子述弟肅　機弟旦機從子謇　旦之　陸彥師　魏澹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孝武帝西入關周文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昉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

卧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能復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而昉素竒髙祖時髙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髙祖輔政髙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髙祖乃從之及髙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

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屬稱為黄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寛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

為請帝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
誼司馬消難相繼及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
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乃以高
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
國公京師饑上令禁酒而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為治
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有詔不問昉居閑無事鬱鬱不得
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並與之
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

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彦為帝又自謂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為萬日天子後事洩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黙無所對於是詔士彦忻昉並處死其兄弟叔姪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乃伏誅仍籍没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為鑒誡云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范陽太守父道邕

周少司空譯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元后之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游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嘲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帝即位起家給事中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

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
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親待時太子多失德
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
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
谷渾太子隂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
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
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
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守文孝伯等以聞

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名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帝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為歸昌縣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修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官材自營私第又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

帝復名之顧待如初詔領内史事初髙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髙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髙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髙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

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髙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髙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顔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髙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内史上大夫明日髙祖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内史上大夫事及髙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内言無不

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愈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然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疎之以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成皐郡公元珣永安縣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

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宫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

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

五十二謚曰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壽襲元壽歴位右光禄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唐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歴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

爵為公轉御史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
皇甫績同謀引高祖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
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高祖從之進上開府内史大夫
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
懷猶豫高祖令裒往喻之裒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
以奉使功賜縑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
陳高祖即令裒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
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轉曹州

刺史後高祖思褒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褒尋卒帝傷悼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隋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厲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

精好學畧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元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高祖總百揆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

高祖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絶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陽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敕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太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賴之名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沒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振卹後始奏聞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

貴洲南與賊戰敗之大獲軍實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甚卑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名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同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

王乃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劬勞

帝從之謚稱其孝順初新令行封爵從例除六年以
恩舊封真定侯七年從幸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
襄長子臻虎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㠞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
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
輿櫬叩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
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

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熈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
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
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
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
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
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
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
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

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録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

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

者塞耳促令殺之唐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

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元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

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鬬

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

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

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

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高祖作相引知

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荆州長史煬帝即位追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

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禄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賛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

充平遂以凶黨伏誅

裴藴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梁陳並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藴性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其父在北隂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藴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藴無功於國寵踰倫輩未見其可上又加藴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

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户其六品已下至於庶人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悦遷户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

之後禁網踈濶戸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藴歴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閲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逺配流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覧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戸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藴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賛務

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峻

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隷大夫薛道衡以忤旨獲譴蕴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文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

不顧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闗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結舟檝浮滄海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中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奸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

並除名蘊又欲重巳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隷刺史以下官屬増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奸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隷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

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史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始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

陳年十七為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宫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

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
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
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
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
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内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
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
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

月出内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别對曰
太平日行上道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
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
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
陰陽律吕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
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感應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
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吕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
聖之異寶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

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按第一紀甲子太乙在一

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巳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上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

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危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歴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氂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

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牆崩
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
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
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
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散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
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熒惑守羽林
九月七日巳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破散其六去年
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凶孽方清九夷於東獩沈五狄於北濵告成岱嶽冊功汾水書奏帝大悦超拜祕書令親待愈昵帝每欲征伐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奬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

誅之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父松年齊散騎常侍劭少沈嘿好讀書博物彊記弱冠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髙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東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

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
内厨及東宫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
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恱賜物百段拜著
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
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巳瑞改元曰河
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
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
者取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

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
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
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
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
段有楊樹之形黄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
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
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
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

七字何以著龜𪚥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里許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歳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

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葢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

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

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

黄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

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

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

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黄色者隋色尚黄長

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

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
熒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
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
黑色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靜凡五帝趙陳代越滕
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説
陵當為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
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
表戴干鄭玄注曰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

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亳耄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耄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

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由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柏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

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

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隂物變為

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按自六年以來遠近

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隂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變為韭

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

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

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

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隂隨從之也易稽覽圖

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貧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按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繫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

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繫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
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
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
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
月辛酉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
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
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
后任理内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

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人從
東北來立貧人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
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
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
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
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
天衛助也乇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
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

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乗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為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將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與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

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按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鄭玄注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也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

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
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安率者安下脫一
字言大德無為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
也昔遂皇握機矩伏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
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
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
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
使之提絜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

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至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為字復言有

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嶽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元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

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又賜帛千匹人見石者雖有碎文皆無其象唯劭正明之深為時人所嗤鄙又採民間歌謡引圖書讖緯

依約符命据摭佛經撰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見者莫不為之慙羞而劭無靦色上益喜賞賜優洽及獻文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求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按八月二十八日仁壽宮

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寢也在永安宮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皇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

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為長壽之祥上喜見於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立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黄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罪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
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按賊
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者則同姓異德者則異姓
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
與黄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
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數年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
年専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勑又采迂怪不經
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

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者所嗤鄙然其採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性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名列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

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

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者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畧涉書記周文引為其相府參軍

事從破洛陽及班師熲請留撫納亡叛從之熲於是率
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
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陜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
兵攻信陵秭歸熲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
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
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熲益修
守禦熲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虚掩
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

亦遁明年吴明徹屢為冦患䝱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户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䝱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鵶道以伐陳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多不録累遷御正上大夫䝱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䝱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

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
久塵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
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覬卒不言高祖為丞相加上
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覬進璽紱進位大將軍爵金
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覬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
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
覬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
薄市井多姦詐覬為銅斗銅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

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䝉田中蒿者為吏所執䝉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䝉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戸口繁實卿之政化深副朕懐開皇十九年卒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歴記室累遷開府

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

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歴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産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宫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稚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樂昌縣公高

祖受禪進爵項成縣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
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
王甚憚之每事諮訪不敢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
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鏁而諫王謝而罷之
高祖聞而嘉歎賜黃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
本官為元帥府司馬與高熲度支軍機無所擁滯及克
金陵韶即鎮馬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
出藩遂能克平吳越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

娉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勞勉之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惟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不解作官人今年六十有六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寛深恐虧紊綱紀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立宅曰

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捨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規諫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

卒

元巖字君山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

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髙熲王韶同志

友善仕周為虎賁給事大冡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

中外府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

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

言甚切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者巖謂人曰臧洪

同日尚可俱死何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

嬖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代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乃獲免帝又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顔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脱巾頓額三拜三進帝曰汝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人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開府戸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威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

爭面折無所回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
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
室以為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
王年並幼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僚佐于時巖與王
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
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高祖謂之
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
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

口以為閽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用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惲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恱服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歴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轉内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

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
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弢策於是募三輔豪俠
少年數百人為别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
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
宣帝嗣位為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
擊之弢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
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蕪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
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

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從梁士彦攻拔壽春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黄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内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

信州道令敬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敬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敬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敬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

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廵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弼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于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彦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為酋長隨魏南遷

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譙性忠直善辭令
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
齊引入內殿問以兵事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譙
對曰偽齊僭禮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習麴蘖其折衝
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
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武帝大笑因使譙與小司寇拓
跋偉聘于齊觀釁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
責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譙曰僕憑軾之始未

聞興師設復西増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常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武帝既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大舉本候卿還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請赦之武帝曰卿可聚衆唾其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武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為侯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恥與逆人

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彦恭為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濟陽公數年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民和以疾去職吏民攀戀行數百里不絶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高祖家及高祖為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輙持去圓通大怒

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閤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

賔去後髙祖知之召圎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

堪當大任髙祖作相賜爵懐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

子委以心膂圎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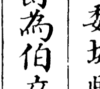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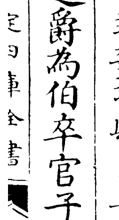
髙祖伺便圖為不利頼圎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髙祖深

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

上儀同及受禪拜内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歴

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

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唐武德

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稱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侍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畧善

鍾律便弓馬少養宫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唐為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為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

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
踈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護
察榮謹愿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
汾州觀賊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
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
而齊將段秀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
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
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

為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
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周武
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
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相親狎情契極歡甞與高祖夜
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
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帝崩高祖總百揆
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
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及高祖受禪引為内史舍人以

龍潜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
壽初西南夷獠多叛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
討之悉平煬帝即位入為左武侯驃騎大將軍以嚴正
聞後黠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
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
銀青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禄大夫明年帝
復事遼東榮以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豈

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者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髙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陳辭懇切遂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亦無幾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善

龎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引署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没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隋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

邑高祖甚歡與晃同飯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
圖録九五之日願希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
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
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
公能感之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
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將
行意不悦晃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
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為揚州

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相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人君臨寓内猶憶曩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遷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為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

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元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

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

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罷止璋

身帝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

晢上儀同黄臺縣男高祖即位歷内史侍郎尚書左丞

黄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

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

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

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

剌史轉鄧州刺史求為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瑱哲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

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每為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十

口以晳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懐子璝嗣少子孝恭最知名晳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齓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専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

文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周文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恐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令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至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

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為今郡國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輸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帝覽

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歴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
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慎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
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
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
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歡然曰公愛我者
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
卧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
州甚有恵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稲田數千頃民頼其

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羡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孝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禄大夫周文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羡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勑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

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
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
道言五十二篇熲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
引為外兵曹明武世位冡宰司録賜爵北平縣子宣帝
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熲深自推結以其有
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遷太府
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毁骨立未期授儀
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户部尚書晉王廣為

揚州總管授𡖖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𡖖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太子復為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實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吕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期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為兵部尚書此

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畧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至陜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

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戸部二尚書稱為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

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於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賓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毁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彊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上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慈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

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
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而不舉情
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
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
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
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
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
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

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
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
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禄大
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
擢敏守内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
創其謀偽授内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周太傅雍州牧孝寬兄子也父
夐養高不仕有重名時號為居士世康幼而沈敏年十

歲州辟主簿仕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州刺史從周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為户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高祖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揺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懐在州有止足之意與子弟書曰吾生因

緒餘夙罥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兹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北堂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昬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仕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

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
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
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
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
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
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
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
所進授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

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潔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甚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並親王臨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上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

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未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别駕次子福嗣位内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元戰敗於城北為玄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歿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高祖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

拜柱國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大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為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畧定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恊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恊齎詔

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泰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修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别授一子高祖受禪

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不仰視而大脩産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沖字世沖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

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兼散騎常侍進位
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
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
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並
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
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
王長述以兵繼進沖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
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

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沖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寛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擊

走之及高祖為豫章王暕納沖女為妃徵拜戶部尚書
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師字公頴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侍中驃騎開府自
有傳師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
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
有孝行及長畧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
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
險異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

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薄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為兵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

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名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暮仕周位内史大夫高祖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周司會中大夫自有傳

機偉於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寛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

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
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
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
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寛惠後以徵還卒
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述字業隆性
明敏有幹局頗涉文藝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
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上於諸婿中特見寵遇
歲餘拜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

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宫寢疾述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

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
名房陵王述與元巖等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
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
與同徙帝不聽述謫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檰
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
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
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
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

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黄門侍郎事子㚆官至河内郡掾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髙祖作相引為兵部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歴太子内舍人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勇罪惡達云柳肅在宫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宫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諌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

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揺脣舌適足以相詿誤顧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横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機從子謇之字公正父齊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

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勲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禄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民可汗求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十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

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阼復拜光禄大夫大業初啟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還拜黄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乃重王府之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勅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

旻等從内送王子相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驕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

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
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子威明
陸彥師字雲房代人也父子彰魏中書監有子六人卬
駿杳騫摶皆列名前史彥師其季也彥師少以行檢稱
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
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于墓次鄉人重之皆就
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
之未報齊彭城王浟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

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為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後為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委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武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

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高祖作相彥師遇疾請假還
鄴尉遲迥將為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高祖
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高祖受禪拜尚書左
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
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
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
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陽曲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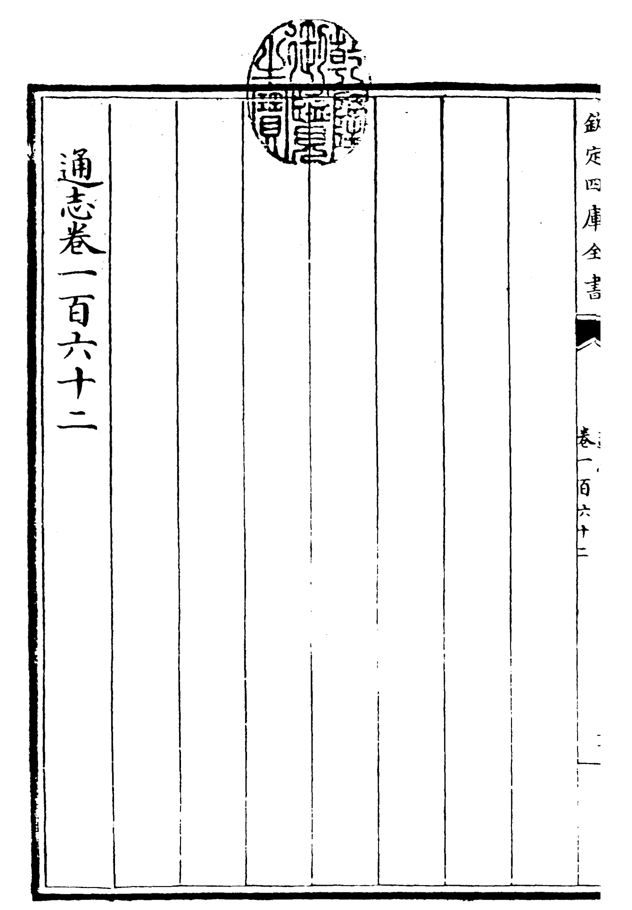
景齊大司農卿魏郡尹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累遷殿中侍御史尋與魏收陽休之熊安生俱修國史又與諸學士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後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正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

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

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
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
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
自兹以來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
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而
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
異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
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慕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畀言澹弟彦元位郁州司馬子滿行



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